



# 网络文学中的敦煌书写

《敦煌：千年飞天舞》——

## 文化传承的理想追寻

□ 梁波 赵一萍

近年来,以“敦煌”为核心的丝路文学创作蔚为大观,其中尤以历史题材居多,或回溯民族文化发展历程,或以丝路为背景铺陈传奇,大体仍属面向过去、回望历史的写作。作家王熠(笔名冰天跃马行)的长篇小说《敦煌:千年飞天舞》则立足当下,面向未来,通过一群当代青年的成长故事,歌颂了新时代的奋斗精神,多维度地探讨了今天应该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丝路文学写作注入了鲜活的时代气息。

—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这不只是简单地指向文体的形式更迭,更多的是表明文学为时代的产物,要书写时代故事,反映时代精神,以新形式照见新经验。当《敦煌:千年飞天舞》以“敦煌”二字命题,便已自觉将敦煌艺术这一民族文化的瑰宝作为蕴藉和创生文学故事的源泉。作者选择了以表现新时代敦煌文化的命运与前途作为自己写作的要旨,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使然,也是文学创作主体对时代的主动呼应。

“敦,大也;煌,盛也。”回望历史,在一段时期内,敦煌文化艺术多以保护性传承为主。而今天,面对这一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正如作者所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开放包容的创新式保护,特别是借助迭代升级的数字化技术让传统文化重新绽放青春活力,已成为当代网络作家共同的文化使命。这一文化使命,根植于中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 and 科技水平的沃土,既是文化自信的自然生发,也是讲好时代故事的应有之义。它呼唤创作者从当下出发,以全球化、数字化的全新视角去发掘和表现敦煌文化,向世界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生命力和影响力。

《敦煌:千年飞天舞》以多位主人公受敦煌文化感召,萌生并执着追寻梦想的成长历程为主线,从文化发掘、精神传承与现代转化等多个维度,深入探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传承路径与创新表达。在敦煌文化研究保护中心工作的王安之,从小团队的单打独斗到网友的群策群力,从物理修复到数字

化重生,终于使精美的壁画历经千年,重焕光彩。因对飞天舞蹈的热爱,夏邑放弃大城市的优渥生活从上海来到敦煌,甘心做一名教师,在教授学生飞天舞蹈的过程中,潜心研究,使那些壁画上的翩翩舞姿走向现实舞台,努力开创独一无二的敦煌舞派。放弃了继承庞大家业的郑旭,执着于对“敦煌元宇宙”的立体开发,从影视网游到度假乐园,让敦煌文化全面开花。还有驻村第一书记凌杰,在传承发扬敦煌文化的同时,始终不忘山乡巨变与乡村振兴的重任,努力实现文化传承和经济发展的双赢。《敦煌:千年飞天舞》将文化传承融入个体生命的理想追寻与抉择中,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新中焕发发现代活力的无限可能,更透射出创作主体的文学自觉与时代责任之间的内在共鸣。

二

青年群体的追求、困惑与成长,始终是折射社会变迁、照见时代精神的一面镜子。《敦煌:千年飞天舞》讲述的正是这样一个关于青年的故事。在小说人物身上可以看到当代青年所共有的特性。

然而,在小说中,却有一根巨大的精神梁柱稳稳地矗立在那里,支撑起整部作品的价值穹顶。这根梁柱就是敦煌文化历经千年而熠熠生辉的坚韧与不朽;是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一代代敦煌守护者用生命和青春践行的奉献创新精神;更是作为中华文明瑰宝的敦煌所蕴藉、涵泳的人文信念。正是在这样的精神信念的深刻砥砺下,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完成了他们人生的蜕变与成长。王安之一度因修复壁画受阻以及生活中的琐屑而患得患失,但最终从封闭的书斋走向广阔的文化市场;夏邑由于女儿的意外受伤,一度非常自责,并对自己来到敦煌产生深深的自我怀疑,但在敦煌莫高窟壁画的舞蹈中,她领悟到自己人生的价值和使命;郑旭曾深陷家族企业的权力纷争,远走敦煌只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然而在敦煌,他逐渐成长为一名具有宏阔视野的文化传播者;而凌杰从上海到敦煌时,经历了感情和事业的双重失落,但在与村民的共同生



敦煌莫高窟 张晓亮

活中、在带领村民致富的路上,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在这片热土上,正是敦煌和敦煌文化接纳、涵养和淬炼了这样一群青年,他们从迷茫走向坚定、从犹豫不决走向义无反顾、从小我走向大我,真正完成了自我生命的升华。小说为读者提供了一种逆向思考,那就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只是敦煌文化需要青年的传承,而更多的是青年需要从敦煌和敦煌文化中汲取自我成长的精神力量。

三

《敦煌:千年飞天舞》最初发表于网络平台,定位为网络文学,后又发表在《中国作家》杂志上,是网络文学作品在主流文学杂志以非连载方式全文刊发。这一发表轨迹正好说明《敦煌:千年飞天舞》其独特的文学价值,也折射出当下网

络文学与纯文学交融共生的发展趋势。

网络文学在最初的发展进程中,为争取市场,往往局限于玄幻、穿越、重生等类型化写作,过度强调情节的曲折与阅读爽感,而在思想深度和文学性上有所欠缺。而近年来随着网络文学现实主义题材的蓬勃兴起,很多网络文学作品开始在题材选择、叙事文体和思想内涵上有了更为自觉的美学追求,探索既符合网络媒介特质,又能深刻表达现实的创新性写作样态。在《敦煌:千年飞天舞》中就可以看到作者的努力。因从网络文学中破土而出,这部作品天然带有网络文学以读者为中心,鲜活、接地气的特点。作品充分考虑到网络读者的阅读习惯,采用了通俗易懂、极具网感的语言和紧凑的情节设置,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作品中

融入了个人成长、职场人生、当代商战、青春言情和世家纷争等网络文学常见元素,使得整部小说跌宕起伏,具有极强的可读性。

但作品并没有因网络文学元素的融入而削弱现实的厚重感,在对敦煌文化的深度解析、西北生活现场的真实还原,以及人性刻画的复杂立体等方面,小说都有着值得反复咀嚼的文学厚度。如小说中郑岩这一反派人物,他对父亲以及弟弟郑旭的恨,并非来自对财富的觊觎,而是母亲在这个家族所遭受的不公待遇,这一设定就超越了一些网络文学中常见的善恶分明的脸谱化塑造,使人物变得真实可信。《敦煌:千年飞天舞》对网络文学与纯文学交融的积极探索,表明文学中通俗与深刻具有巨大的融通空间,这一实践也预示着从网络文学中创生出新经典的可能。

## 《万里敦煌道》——

## 漫卷黄沙里的寻宝之旅

□ 赵 勇

敦煌,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的文化符号和精神地标,历来是文艺创作的重要题材,这些与敦煌有关的当代艺术文本,与历史中的敦煌艺术相叠合,共同构成了一个在纵深与博大两个向度上不断延展的敦煌文化体系,也从艺术生成的角度印证了敦煌文化乃至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与包容性。敦煌,生命力强大、涵存丰富、包容性宽博,且具有不断生长的内在动力。它的所指是清晰的,其内涵更经得起各种各样的书写。除了那些严肃厚重的挖掘、书写和表现,像网络小说《万里敦煌道》这样轻快的书写和表现方式,在当下似乎更契合时代语境——无论从人们的接受度,还是对于敦煌文化的传播角度,都能让更多的群体,尤其是年轻群体对敦煌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

### “国宝回家”的青春表达

作为一部网络文学作品,凉城虚词的小说《万里敦煌道》以“寻宝”为基本叙事框架,同时叠加了“冒险”“推理”“游戏”“动漫”等多种具有网感的元素,故事节奏轻快、情节起伏跌宕,同时在网络化类型文学的框架中嵌入了主流价值与严肃主题,其中暗含的文化寻根意识以及对于敦煌文化的思考,使整部作品在轻快叙事的同时也有了更为厚重的质感,对读者从更广阔和多元的维度认识敦煌、理解敦煌都有积极的意义。

在小说中,半卷敦煌经书作为叙

事的缘起和核心媒介,让整个故事设置不仅指向着遗落在外的文明,其中潜藏的寻宝秘密似乎也隐喻着绵延不断的文化根脉,蕴含着当下年轻一代对于传统文化精神新的传承。正如书中的“华裔”兄弟一样,在祖辈的期许与血脉中涌动的力量牵引下,万里奔赴敦煌,以寻宝和解密为引,与多方力量展开角逐,经历了一场危机四伏、险象环生、惊心动魄的冒险之旅,最终,故事从“猎宝”转向了“国宝回家”的宏大主题。

《万里敦煌道》的文学设定呈现出一种富有朝气与创造力的青春化表达。敦煌作为不同文明交融的象征,那些灿烂夺目的壁画、巧夺天工的神像、卷帙浩繁的经书,正是多种文化曾于此交汇、激荡、融合的深刻印记。这些辉煌的文化艺术瑰宝在历史潮汐中散落至世界各地,而“国宝回家”也成为自近代以来中国人一个挥之不去的文化和精神执念。与老一代敦煌文化研究者和文学书写者笔下那种隐痛与无奈不同,如今年轻一代的表达更为

直接,从《逃出大英博物馆》到《万里敦煌道》,无不彰显着年轻一代以此为主题展开的青春化表达。

### “立体”叙事下的文学建构

小说《万里敦煌道》的叙事结构别具一格。首先,作品中构造了两个叙事时空——一个是当下多方势力寻宝探险故事,另一个是历史上的敦煌文物的命运遭遇故事。

小说对于当下“正叙”中的寻宝故事采用“以实写虚”的方式,通过生动的群像人物塑造,丰富曲折故事情节,以及对作为故事线索的莫高窟、三危山、密须古国遗址、汉长城烽燧等文物古迹的精彩呈现,让读者身临其境,跟随“猎宝队”的脚步经历一场步步惊心的敦煌冒险之旅。而在另一条线索中,面对斯坦因、王圆箐这些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以及那段敦煌往事,小说则采用了“以虚写实”的手法——并非简单地陈述致使文物外流的历史人物的行为,而是试图进

入人物的内心,着重展现那段历史中相关人物的心路挣扎。同时,小说通过虚构人物埋下伏笔,再借现实中人物的回忆与讲述,将一百多年前的历史与小说中的现实故事严丝合缝地衔接起来,形成一张精心编织的故事网络,这也使得书中历史与现实中的各路人物的行为与动机都有了更为坚实的叙事逻辑。

其次,小说对现实时空中各方势力中的各个重要人物,塑造得较为生动,各具看点。连氏两兄弟在外形与性格上形成强烈反差,一庄一谐,起到了调节冒险故事紧张节奏的作用,是此类故事的常见人物配置手法。正面人物连清晖似邪实正,反面人物许亦然似正实邪,则让两者的对决充满戏剧性,张力十足。另一方势力野心家威德老谋深算,贪婪狡诈,却藏身暗处,伺机而动、步步紧逼,各种手段都被男主游刃有余地化解——这种以暗托明的手法,以敌人的强大凸显主角的光环,也是类型文学的惯用技法。此外,女性群像的塑造也颇具看点,猎宝队的三名女性各

怀绝技,女主人公江见月更是外表温柔却心思细腻、意志坚定,虽心中曾暗许男主人公,但小说并没有用太多笔墨渲染情感纠葛,整个故事都是紧紧围绕着主线实地地推进。这些人所处的各方势力相互角逐,钩心斗角,此消彼长,最终谜底揭开,威德的野心落空,许家的宝藏梦碎,国宝顺利回家,男主人公远赴全国各地寻找散佚在外的文物,这一圆满且开放式的结局为全书画上了有力的句号。

《万里敦煌道》的叙事结构在历史与现实、正与邪、明与暗、疾与缓之间纵横交错,人物多而不乱,故事线索曲折但又各处交代清晰,各种伏笔都有回应,险中求生,奇中带正,呈现出一种立体化的叙事效果,充分体现了小说作者驾驭长篇叙事的能力。

### 彰显人物的力量与智慧

作为一部类型题材小说,只有当它的故事扎实地立起来并触动读者,才能使读者在阅读之后对作品想要传

递的观点、思想、意图有所领悟、深思乃至认同。基于此,如果说《万里敦煌道》本就是一部有着严肃创作题旨作品的话,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一目标已然实现。“万里猎宝”实为文化寻根,它让读者在紧张刺激的冒险氛围中,既感受到了敦煌文化的厚重与神秘,也对敦煌的历史命运有了一层更为复杂的体悟与思考。

与《盗墓笔记》《鬼吹灯》等冒险寻宝类小说不同,《万里敦煌道》虽同样包含秘境、机关、幻象、怪兽、舆图、诡计、局中局这类小说中的类型元素,各种推理线索也设计得环环相扣,甚为精彩,但它并未一味地追求这些奇异元素,而是将笔触伸向更为宏大而真切的历史与文化空间。在小说中,人的力量、人的情感、人的斗智斗勇才更有力量也更有温度,它们才是决定故事走向的决定性因素。现实中的人物和历史中的人物,共同交织出与敦煌有关的文物聚散命运。可以说,这部小说不仅契合当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时代主流,具体而言,是对当下“如何传播敦煌、如何书写敦煌”的一个重要文学创作实践。

总之,小说《万里敦煌道》以奇异、神秘、探险、推理、悬疑的类型化故事吸引读者,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颇具“爽感”的文学文本,但作品最终仍将读者引向“守正”的价值要旨。这也是当下敦煌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主题中之义,也为敦煌题材的书写提供了新的可能。



敦煌市玉门景区大方盘城遗址 张晓亮